

一个译者的几个不要

◎ 傅 浩

本文仿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要》（“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e”，1913）之意，漫谈作者作为文学翻译实践者的经验和看法，或者说作为过来人对后来者提出一些仅供参考的忠告。

不要突出自己，试图站到原作者的前面。译是述，不是作；是摹仿，不是创造。翻译的创造性体现在如何逼近原作而非背离原作上。所谓超越原作是一种谬论，一种妄想。

不要轻易“化”掉原文句式。句式的安排会显示句子的重心所在。如果改变句式而不能还原句子的重心位置，句子的意思（包括语气、语感）就会改变。虽说“胡语尽倒”，但不同的语序也反映着不同的强调。关键在于是否能找到重心，且以相应的句式表现出来，不要再轻易改变句子的语法成分。

不要试图用旧文体（例如文言文）翻译旧作品（例如莎士比亚）。单纯以相近时代的文体来对应翻译是迂腐的做法。如果不是在同一文本中有不同文体，就没有必要摹拟不同文体以示区别。原作无论古今，都应采用译者最擅长的当代文体来翻译，因为译作是面向当代读者，而非已故的旧时代读者的。基督教《圣经》在各语种中的译本都是采用当代文体，而且不断更新。

不要试图使译文“有文采”。喜欢搬弄辞藻、使用成语等陈词滥调是初学者的常见表现，往往是为了掩饰准确达意的能力之不足。好的文体应以准确平易为尚。为此目的，不妨熔从文言到俗语、从普通话到方言等各种词语于一炉，原则上优先用简不用繁，用今不用古。

不要完全依赖双语（翻译）词典（例如《英汉词典》）。因为双语词典只有简单的词语对译，而省略了关键的词语释义，多少会影响到对词义的理解和选择。而且，使用双语词典等于借助了词典编纂者的译文，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原创翻译。所以，除了翻译科

技术语之外，翻译时以尽量使用单语（原文）词典为上。判定一个译者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全用单语词典（例如《牛津英语词典》，即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或 OED）来翻译。

不要轻易尝试翻译自己不熟悉的题材。除翻译外，译者最好至少有一门自己感兴趣甚至研究有素的专业领域，否则仅以翻译为职业，无所不译，就成了翻译匠了。而“匠气”在任何艺术领域都是贬义词，含义是平庸、量产和没有灵魂。好的译者往往只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里耕耘，不轻易涉猎不熟悉的领域，哪怕是同一领域内的不同题材，例如文学中不同作家的作品，因为要熟悉一个作家的思想和风格是需要下一番研究工夫的。

不要轻易尝试所谓“逆译”，即从母语到非母语的翻译，除非有母语和非母语彼此互补的译者或作者合作。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说：“除了用母语，任何人都无法带着乐感和活力思维和写作。”的确，一个人即便在非母语环境中生活多年，其非母语表达能力也未必纯正地道。国内出版的逆译作品就往往因为遣词造句不符合译语习惯而遭到以译语为母语的读者嘲笑。所谓“顺译”，即从非母语到母语的翻译，才理应是译者的拿手好戏。如果说一个人的外语比母语还好，那不是夸奖，而是贬损，因为那意味着两者都不好。

不要以为会用母语写诗就能译好诗。有些外语水平低下的诗人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谬误百出，却以片面追求译文的“语感”而沾沾自喜，可谓欺世盗名。既能用母语又能用非母语熟练写诗和互译者才堪称真正的诗人译者。

不要相信诗不可译之类的鬼话。如果诗不可译，那就什么东西都是不可译的。也不要相信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之类的鬼话。恰恰相反，诗是翻译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失去的大都是被过滤掉的非诗的渣滓。

不要把诗译成散文。散文可以释义，可以变通，可以得意忘言；诗则言意合一，不可分割。所以译诗要尽可能“照搬”原文的意象、体式，甚至句式。

不要把各种体式的诗统统译成一种体式，例如自由体。一个好译者应该是性格演员，演啥像啥，而不应是本色演员，演啥都像自己，千人一面。体式是形式最明显的表现，不应熟视无睹。

不要相信翻译有多元标准。翻译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原文。原文犹如箭靶，正中靶心的就是最好的译文，其余只能算是次好的和不好的。信、达、雅之类三分说法是一体三面，一到俱到，一不到俱不到。至于多元，只能是指风格而言，如果说标准多元，就无标准可言了。

不要惑于直译和意译的二分说法。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为基准，一为偏离。所谓直译，是指相应措词的语义和语法意义甚至句式都最贴近原文的译法。意译则是换一种说法，即用不同的措词和句式表达相近的意思。若以直译为基准，意译就是偏离，而且这种偏离的形态是无限的，犹如围绕一个圆心画的圆。意译往往被低水平译者用为挡箭牌。好的译文应该以直译为常规或正轨，若遇有用直译实在无法处理之处，不妨暂时有所偏离，采用意译，换一种说法，然后仍应回到直译。

不要惑于异化和归化的二分说法。这实际上是直译和意译说的变体。直译即导致异化，意译则倾向归化。细分起来，在措词和句法等语言方面宜归化，即尽量采用译语中固有的习惯说法，以维护语言传统；在文化知识方面则宜异化，即尽量保留源语文化中特有的意象、现象、概念等，以利于输入新知。

不要迷信一般翻译学理论。理论无助于提高动手能力。动手能力是在实践中练出来的，理论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如鲁迅所说的，写小说不能靠什么《小说法程》，做翻译也不能靠什么《翻译法程》。仿陆放翁的句式说，汝果欲学译，工夫在译外。尽量提高两种语言的阅读写作能力、熟悉各种文类文体才是当务之急。翻译实践者的经验谈、有关翻译技巧以及具体文本批评之类的论著值得甄别参考。

不要弄巧。翻译几乎无巧可弄。与视觉艺术相比，创作犹如绘画，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主观表现，有无限的创造空间；翻译则似摄影，只能瞄准对象，调整焦距，客观再现，再创造的空间有限。与其说翻译是一门艺术，不如说翻译是一门手艺。有手艺的人都知道，熟能生巧，宁拙勿巧。 □

◎ 傅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hiroshi.f@163.com

(上接第30页)

索，同时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游记》的翻译研究，呼吁“西游译学”在译坛的早日成熟与蔚为大观。 □

参考文献

- [1] 冯全功. 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诗体押韵策略研究[J]. 外语与翻译, 2015(4): 17-24.
- [2] 顾明栋. 芝加哥大学治学理念的践行者[J]. 读书, 2015(12): 143-148.
- [3] 刘泽权, 张丹丹. 汉语叠字诗词英译标准初探——以《西游记》两译本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5): 67-71.
- [4] 龙榆生. 唐宋词格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 浦安迪.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 沈亨寿,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6] 荣立宇. 中国诗歌中“词”的特质及其翻译问题[J]. 西华大学学报, 2017(3): 90-98.
- [7] 苏艳. 《西游记》余国藩译本中诗词全译的策略及意义[J]. 外语研究, 2009(2): 82-86.
- [8] 唐正秋. 中国爱情诗精选[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 [9]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0] 王丽娜. 《西游记》在海外[M]. 梅新林, 崔小敬. 20世纪《西游记》研究.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319-327.

- [11] 吴承恩. 西游记(第一卷)[M]. 余国藩,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a.
- [12] 吴承恩. 西游记(第二卷)[M]. 余国藩,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b.
- [13] 吴承恩. 西游记(第三卷)[M]. 余国藩,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c.
- [14] 吴承恩. 西游记(第四卷)[M]. 余国藩,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d.
- [15] 叶嘉莹. 清代名家词选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6] 余国藩. 《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 余国藩论文选[M]. 李爽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 [17] 郑锦怀, 吴永昇. 《西游记》百年英译的描述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2(10): 138-153.
- [18] 赵长江, 李正栓. 汉语散体译为英语诗体转换研究——以霍译《红楼梦》为例[J]. 中国外语, 2011(2): 87-92.

◎ 荣立宇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letianworks@163.com

◎ 萧辉
廊坊市第九中学英语教师
1019355001@qq.com